# 晏子春秋類鈔卷一

## 政本

### 崇禮教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其君。而禮不使也。禽獸以力爲政。強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爲政。強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湎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

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邪。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卷一第二）

景公泰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而以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爲。對曰。夫禮者民之紀。紀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卷二第十二）

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侍。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勇多則弑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故也。

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迺飭射更席以爲上客。終日問禮。卷二第二十五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夫。梁邱據曰。仁人之耳目亦猶人也。夫奚獨不樂此也。公曰。趣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欲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之不欲也。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維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

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蠱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公曰善。請易衣革冠。更受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改席。召衣冠以迎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焉。嗛酒嘗膳。再拜告饜而出。公下拜送之門。反命撤酒去樂。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卷七第一

景公與晏子立曲潢之上。望見齊國。問晏子曰。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也。公曰。胡必然也。得者無失。則虞夏常存矣。晏子對曰。臣聞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先言而後

當者惠也。夫智與惠。君子之事。臣奚足以知之乎。雖然。臣請陳其爲政。君强臣弱。政之本也。君唱臣和。教之隆也。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於國。而利取分寡。公室兼之。國權專之。君臣易施。能無衰乎。嬰聞之。臣富主亡。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無幾。齊國田氏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卽世。政不在公室。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維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民不懈。貨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今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立。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

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質也。公曰善哉。寡人乃今知禮之尚也。晏子對曰。夫禮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以爲其民。是故尚之。卷七第十五

有工女託於晏子之家焉者。曰。婢妾東郭之野人也。願得入身比數於下陳焉。晏子曰。乃今日而後自知吾不肖也。古之爲政者。士農工商異居。男女有別而不通。故士無邪行。女無淫事。今僕託國主民。而女欲奔僕。僕必見色而行無廉也。遂不見。卷八第十一

戢兵戎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於行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於世界乎。晏

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強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爲逆。並國而不爲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強。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爲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於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尙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身立威強。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勁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

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彊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彊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卷二第二十四

莊公將伐晉。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悅。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蓼藋。門外生荊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茲於兌。期而民散。身滅於崔氏。崔氏之亂。逐羣公子。及慶氏亡。

景公舉兵將伐魯。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今君好勇而僻德。無以安國。厚藉斂。急使令。無

以和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伐魯。第三卷三

## 尊民權

景公游於麥邱。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

寡人固也。於是賜封人麥邱爲邑。（卷一　第十三）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何如。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靡。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於上不違天。謀於下不違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謨。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不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於民。及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對

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羞問。全善之君能制。生入之君時問。雖日危。尚可以沒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卷三第十二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則民遺。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遺道乎。此二者之於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爲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卷四第二十一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爲高。行孰爲厚。對曰。意莫高於愛民。行莫厚於樂民。又問曰。意孰爲下。行孰爲賤。對曰。意莫下於刻民。行莫賤於害身也。卷四第二十二

## 恤民困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蒔。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卷一第十五

景公出游於寒塗。睹死胔。默然不問。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游。睹飢者與之食。睹病者與之財。使令不勞力。藉斂不費民。先君將游。百姓皆說曰。君當幸游吾鄉乎。今君游於寒塗。據四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斂。盡力不能周役。民氓飢寒凍餒。死胔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此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之。嬰懼公族之危。以爲異姓之福也。公曰。然。爲上而忘下。厚藉斂而忘民。吾罪大矣。於是斂死胔。發粟於民。據四十里之民不服政。其年公三月不出游。卷一第十九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

立有閒。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令所睹於塗者。無問其鄉。所睹於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卷一第二十）

晏子使於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延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

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溼。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卷二第五）

景公爲長庲。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君與晏子入座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拂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

今日夫子爲歌。而誡于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庲。（卷二第六）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鍾。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君不勝欲。旣築臺矣。今復爲鍾。是重斂于民。民必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卷二第十一）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死。夫婦哭。非骨肉之親也。爲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國者。則其利

之者耶。公曰然。何以易。對曰。移之以善政。今公之牛馬老於欄牢。不勝服也。車蠹于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襦袴朽敗於臧。不勝衣也。醯醢腐不勝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鬱而不勝食。又厚藉斂于百姓。而不以分餒民。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於人。不如請於已也。卷十二第九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眾難乎。晏子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卷四第七

景公游於壽宮。睹長年負薪者面有飢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

無所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卷五第八

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爲者也。公曰。吾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鷇。鷇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鷇。鷇弱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卷五第九

景公睹嬰兒有乞於塗者。公曰。是無歸矣。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吏養之。可立以聞。卷五第十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雁。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而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雁。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貨財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徧加於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殣何足恤哉。卷七第八

景公築長庲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惙惙矣。如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慚焉。爲之罷長庲之役。卷七第十二

# 晏子春秋類鈔卷二

## 主術

### 法盛治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乂齊國。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糾合兄弟。撫存翌州。吳越受令。荆楚惛憂。莫不賓服。勤於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伍。治徧細民。貴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罷。佞不吐愚。舉事不私。聽獄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鰥寡無飢。食不以飲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宮室之侈。

勞人之力。節取於民。而普施之。府無藏。倉無粟。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於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公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怨諸侯。臣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今君疏遠賢人而任讒諛。使民若不勝。藉斂若不得。厚取於民。而薄其施。多求於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而禮悖於諸侯。菽粟藏深。而怨積於百姓。君臣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惡能彰先君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卷三第七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何如。晏子對曰。薄於身而厚於民。約於身而廣於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

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於樂。不遁於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爲政尙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尙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市買悖。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殫。積邪在於上。蓄怨藏於民。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而公不圖。公曰善。於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公室不飾。業土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卷三第十一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政任賢。其行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在上不犯下。在治不傲窮。從邪害民者有罪。進善舉過者有賞。其政刻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不從欲以勞民。不修怨而危國。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私議。下無竊權。上無朽蠹之藏。下無凍餒之民。不事驕行。而尙司其民。安樂而尙親。賢君之治國若此。卷三第十七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辟。所求於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守於民財。無虧之以利。立於儀法。不犯之以邪。苟所求於民。不以身害之。故下之勸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

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實。苟所禁於民。不以事逆之。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愛民爲法。下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遺。此明王教民之理也。卷第

三十八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民親下。奈何。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赦其過。任大無多責焉。使邇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貧其家。無親讒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人而進。則臣和矣。儉于藉斂。節於貨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子毋外親謁。辟

梁邱據無使受報、百官節適。關市省征、陂澤不禁。寃報者遠。留獄者請焉。卷三第二十六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官無怨治。通人不華、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上有禮於士、下有恩於民。地博不兼小、兵强不刲弱。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可謂安矣。卷四第八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强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强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强退人之君。不以衆强兼人之地。其用法爲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用兵爲衆屏患。故民不疾其勞。此

常保威强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吳王忿然作色不悅。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斧鑕之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卷四第十一

## 鑑危亡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爲長庲之役。三年未息。又爲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頃宮。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役。五年又未息也。乾谿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於乾谿。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迹。嬰懼公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庲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罪於百

姓深也。於是令勿委壞。餘財勿收。斬板而去之。卷二第七

景公春夏游獵。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游獵。奪民農時。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欲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畋。故國昌而民安。楚靈王不廢乾谿之役。起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公不革。將危社稷。而爲諸侯笑。臣聞忠不避死。諫不違罪。君不聽臣。臣將逝矣。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未幾朝韋罔解役而歸。卷二第八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陛。忿然而作色不說曰。孰爲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於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

今高從之以罪。卑亦從之以罪。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爲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爲奢侈也。故節於身。調于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爲璿室玉門。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爲頃宮靈臺。卑狹者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於夏殷之王。民力殫乏矣。而不免於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公曰。善。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以爲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臺。（卷第十二八）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時而服天下時耶。晏子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聽賃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

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愎諫傲賢者之言。不能威諸侯。倍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而公不用。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期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卷三第一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悅。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言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

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甲兵。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德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於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羣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彊。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仇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興。公曰。然則何若。對曰。請卑辭重幣。以悅於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失爲己。爲人者重。爲己者輕。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在爲人而諸侯爲役。則道在爲人而行

在反己矣。故晏子知道矣。之三第五

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莒之細人。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能事其上。上下不能相收。則政之大體失矣。莒其先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爲義。下之妥妥也。奄然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鄒滕雉奔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強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鄰。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齊國者。對

曰。田無宇之後爲幾。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於民。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筐篋之藏。國人負攜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弗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卷三第八）

景公問晏子曰。爲君身尊民安。爲臣事治身榮。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爲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爲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事治而身榮。公又問爲君何行則危。爲臣何行則廢。晏子對曰。爲君厚藉斂而託之爲民。進讒諛而託之用賢。遠公正而託之不順。君行此三者則危。爲臣比周以求進。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從君。不求過而求親。人臣行此三者則廢。故明

君不以邪觀民、守則而不虧。立法儀而不犯。若有所求於民。而不以身害之、是故刑政安於下、民心固於上。故察士不比周而進。不爲苟而求言、無陰陽行、無內外順、則進。否則退。不與上行邪。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卷三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晏子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貴賤無親焉。大臣無禮焉。尚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好辯以爲忠。流湎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於罪誅。而慢於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難。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惠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亡國之行也。今民聞公令如寇讎。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

行者也。(卷三第二十五)

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敝邑。竊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傲大賤小則國危。慢聽厚斂則民散。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卷四第十四)

景公遊於紀。得金壺。乃發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若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鱢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於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閭。紀有此言。註之壺。不亡何待乎。(卷五第十九)

魯昭公棄國走齊。景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早。奚道至

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好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卷五第二十

齊有彗星。景公使祝史禳之。晏子諫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卷七第六

任賢才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卷十第二

晏子朝。復于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曷害于治國家哉。

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言則吾謂之聾。聾瘖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且合升斗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綈以成幃幕。大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卷二第十七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於下。霣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

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悅曰。齊國雖小。則何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章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續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卷三第六

景公問晏子曰。莅國治民。善為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

國。官能以救民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若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爲賢乎吾君亦不務是乎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爲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富則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卷三第十三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莅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也。

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彊其短。任人之工。不彊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卷三第二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能諭。則尙而親之。近而勿辱以取人。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爲也。卷三第二十六

景公問於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飮酒。窮樂。食味方丈。好色無別。僻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管仲君之賊者也。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故迎之於魯郊。自御。禮之於廟。異日君過於康莊。聞甯戚歌。止車而

聽之。則賢人之風也。舉以爲大田。先君見賢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今君聞先君之過。而不能明其大節。桓公之霸也。君奚疑焉。（卷四第二）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甲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邱據

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邱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此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卷五第十二

## 遠邪佞

景公游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邱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

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卷一第十七

景公出游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銚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邱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爲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日暮。公西面

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飭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茀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說。及晏子卒。公出背而泣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卷一第十八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亂。誅之則爲人

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卷三第九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明言行之以飾身。僞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爲之偶。求君偪邇而陰爲之與。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僞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以

求重。工乎取。鄙乎與。歡乎新。慢乎故。吝乎財。薄乎施。覩貧窮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厚。積豐義之養。而聲矜卹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身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已不難。非之人。無之已不難求之人。其言强梁而信。其進敏遜而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卷三第二十一

景公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卷三第三十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以匡天下

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爲倡右爲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乎。（卷四第三）

景公置酒於泰山之陽。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而歎。泣數行下。曰。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曰。吾細人也。猶將難死。而況公乎。棄是國也而死。其孰可爲乎。晏子獨搏其髀。仰天而大笑曰。樂哉今日之飲也。公怫然怒曰。寡人有哀。子獨大笑何也。晏子對曰。今日見怯君一。諛臣三人。是以大笑。公曰。何謂諛怯也。晏子曰。夫古之有死也。令後世賢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若使古之王者毋知有死。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尙在。而

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曷爲可悲。至老尙哀死者怯也。左右助哀者諛也。怯諛聚居。是故笑之。公慚而更辭曰。我非爲去國而死哀也。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也。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無德於國。穿池沼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撝奪。誅戮如仇讐。自是觀之。茀又將出。天之變彗星之出。庸可悲乎。於是公懼。乃歸窴池沼。廢臺榭。薄賦斂。緩刑罰。三十七日而彗星亡。卷第七

景公至自畋。晏子侍於遄臺。梁邱據造焉。公曰。維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

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鬷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公曰。善。卷七第五

# 戒逸樂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妨者。勸乎爲非。以賞罰自勸者。惰乎爲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爲國矣。願君節之也。卷一第三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賜章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賜章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

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卷一第四

晏子朝。杜扃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朝。晏子曰。何故。對曰。梁邱據扃入歌人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必夫故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顧夫淫以鄙而偕亡。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卷一第六

景公畋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

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爲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爲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畋而歸。卷一第二十三

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圭璋犧牲。令祝宗薦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偪山林。節飲食。無多畋漁。以無偪川澤。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偪山林。羨飲食。多畋漁。以偪川澤。是以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罪。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於是廢公阜之游。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畋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鄰國忌之。百姓親之。晏子沒而後衰。卷三第十

景公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卷七第四

## 謹服飾

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絇。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冬輕而暖。夏輕而清。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節。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

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爲善者其賞厚苦身爲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使不得入公撤履不復服也（卷二 第十三）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於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說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於隅肶之削冠無觚羸之理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紩衣攣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

惡殺。節上而羡下。天下不覩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橧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覩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爲益敬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於動作。服之輕重便於身用財之費順於民其不爲橧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爲窟穴者以避濕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濕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爲仇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幾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極污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而仇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

不平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卷十二第四

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侻而不駔。可以導衆。其動作侻順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爭學其容。今君之服駔華。不可以導衆。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卷十二第十六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賣馬肉於內

也公何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

## 愼賞 第一 卷六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不悅。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之。惡人不能疏之。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之謂順。君僻臣從之謂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于已者愛之。逆于已者惡之。故

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惰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卷一第七

## 愼刑

景公疥且瘧、期年不已、召會譴梁邱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其數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邱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

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予惑。加冠命曾譴毋治齊國之政。梁邱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仲爲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卷一第二十四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縱欲而輕誅。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以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民也。第卷二一一四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女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郭之民賤妾。請有道於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之聞之曰。嬰其淫於色乎。何爲老而見犇。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

深憂。進面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莅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禽獸傷人民。不爲草木傷禽獸。不爲野草傷禾苗。吾君欲以槐樹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於民而法於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强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今君出令於民。苟可法於國。而善益於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爲之收亦宜矣。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爲子言之於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而復於公曰。嬰聞

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爲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以羨餒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於衆。而三辟著於國。恐其不國可莅國子民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卷二第二）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君亦聞吾先君丁公乎。公曰何如。晏子

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日自莅之。有輿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攻城。以衆圍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者寬惠慈衆。不身傳誅。令舍之。公曰善。晏子出。公令出斬竹之囚。卷二第三

# 晏子春秋類鈔卷三

## 臣道

### 正義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揜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君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揜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卷三第二十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爲臣之道。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慶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爲苟進。稱事授祿。不爲苟得。體貴側

賤。不逆其倫。居賢不肖。其亂其序。肥利之地。不爲私邑。賢質之士。不爲私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而不伐其功。此臣之道也。（卷四第五）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游優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訣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乎。（卷四第十七）

## 擇主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臣雖不知。必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

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卷三第二十八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敝邑之地。施貺寡人。寡人受貺矣。願有私問焉。晏子巡遁而對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以趨於末朝。恐辭令不審。譏於下吏。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不得居其倫。大臣不得盡其忠。民多怨治。國有虐刑。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卷四第十

晏子聘於吳。吳王問君子之行如何。晏子對曰。君順懷之。政治歸之。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君子見兆則退。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卷七第十六

## 處變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偽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卷三第十九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莅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同欲。而百姓無怨也。卷三第二十九

# 晏子春秋類鈔卷四

## 士品

### 德操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行己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莅衆。衣冠無不中。故朝無奇僻之服。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僞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第卷十三六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盎而不苛。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劌。行精而不以明汚。齊尙而不以遺罷。富貴不傲物。貧窮不易行。尊賢而不

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卷四第二十四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詞。和於兄弟。信於朋友。不諂過。不責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反。在上治民。足以尊君。在下莅修。足以變人。身無所咎。行無所創。可謂榮矣。卷四第二十六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卷六第二十七

出處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從

政逆鬼神。藉斂殫百姓四時易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賚。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潔身守道。不與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瘁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聖人之得意何如。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虐。天明象而致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僞。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卷三第二十一

鑑別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士處勢臨衆。不阿私行。於國足養而不忘故。通則事上使卹其下。窮則教下

使順其上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義。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爲苟戚。不同則疏而不悱。不毀進於君。不以刻民尊於國。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故得衆君不疑其身。用於君不悖於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於上則虐民。行於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諛巧以正祿。比姦邪以厚養。矜爵祿以臨人。夸禮貌以華世。不任於上則輕議。不篤於友則好誹。故用於上則民憂。行於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於罪。其交友近於患。其得上辟於辱。其爲生債於刑。故用於上則誅。行於下則弒。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此邪人之行也。卷四第十九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於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故夫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卷四第二十二）

## 隱逸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爲家。傲世樂業。枯槁爲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之能行道者。世可以正則正。不可以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

枯槁爲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今以不事上爲道。以不顧家爲行。以枯槁爲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爲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上爲道。反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爲行。背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爲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明上可以爲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而道義未戴焉。（卷四第二十五）

司高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不恤民。徒居無爲。而取名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爲者。謂之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之也。（卷七第十八）

# 晏子春秋類鈔卷五

## 晏子事紀

### 審大義

晏子爲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嘳然而嘆。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也。崔杼果弑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爲已死。而爲已亡。

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爲死。且吾聞之。以亡爲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卷五第三

欒氏高氏欲逐田氏鮑氏。田氏鮑氏先知而遂攻之。高彊曰。先得君。田鮑安往。遂攻虎門。二家召晏子。晏子無所從也。從者曰。何爲不助田鮑。晏子曰。何善焉。其助之也。何爲不助欒高。曰。庸愈於彼乎。門開。公召而入。欒高不勝而出。田桓子欲分其家。以告晏子。晏

子曰。不可。君不能飭法。而羣臣專制。亂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貨是非制也。子必致之公。且嬰聞之廉者政之本也。讓者德之主也。欒高不讓。以至此禍。可毋愼乎。廉之謂公正。讓之謂柔德。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怨利生孽。維義可以爲長存。且分爭者。不勝其禍。辭讓者不失其福。子必勿取。桓子曰善。盡致之公。而請老於劇。卷六第十四

## 持大節

崔杼既弒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刼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坎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

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弒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飮酒。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乎。趨

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懸於厨。嬰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去。詩云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卷五第三

## 讓德

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晏子勿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卷六第十五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槀邑反市者十一社。晏子辭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弊矣。又好盤游翫好。以飾女子。民之財竭矣。又好興師。民之死近矣。弊其力。竭其財。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嬰之所爲不敢受也。公曰。是則可矣。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晏子曰。嬰聞爲人臣者。先君後身。安國而度家。宗君而處身。曷爲獨不欲富與貴也。公曰。然則何以祿夫子。晏子對曰。君商漁鹽。關市譏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弛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若此三言者。嬰之祿。君之制也。公曰。此三言者。寡人無事焉。請以從夫子。公既行若三言。使人問大國。大國之君曰。齊安矣。使人問小國。小國之君曰。齊不我加矣。卷六第十六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君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愀然改容。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卷六第二十一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其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

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卷六第二十六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見。爲夫子築室於閨內、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承令。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請辭。卷六第二三十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游士、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邱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國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

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卷六第二十五

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吾自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矣。今夫子獨辭之。是毀國之故。棄寡人也。不可。晏子對曰。嬰聞古之事君者。稱身而食。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德厚受祿。所以明上也。德薄辭祿。所以潔下也。嬰老薄無能。而厚受祿。是掩上之明。汚下之行。不可。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之賞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曰。昔管仲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德備百姓。今嬰事君也。國僅齊於諸侯。怨積乎百姓。嬰之罪多矣。

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子。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且夫德薄而祿厚。智惛而家富。是彰汚而逆教也。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間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復止。卷六第二十八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著之於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爲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今爲夫子賞邑。通之子孫。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御德修禮。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於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若爲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幣帛。嬰請辭。遂不受。卷七第二十四

景公賜晏子狐白之裘。元豹之茈。其貲千金。使梁邱據致之。晏子

辭而不受。三反。公曰。寡人有此二。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受。與其閉藏之。豈如弊之身乎。晏子曰。君就賜使晏修百官之政。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於下。不可以爲教。固辭而不受。卷七第二十五

## 儉德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氓。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卷五第十四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

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

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爲彰君賜乎。爲隱君賜乎。公曰善。爲我浮無宇也。（卷六第十二）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悅。梁邱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爲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卷六第十七）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之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

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覆澤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者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不施之於民。是爲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爲也。進取於君。退得罪於士。身死而財遷於他人。是爲宰藏也。智者不爲也。夫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卷六第十八

## 薦賢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

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卷五第二十五

## 交友

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爲君子人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爲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爲至此。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爲爲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爲僕也。晏子曰。爲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

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爲僕三年。吾乃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尙未可乎。子何絕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伸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爲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爲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爲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爲人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乃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尊禮不受擯。夫

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爲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免人於戹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卷五第二十四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者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謗爲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魂。孔子拔樹削迹。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

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綱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邇。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耳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失言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仲尼見之。卷七外篇八號四

## 吏治

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悅。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

偷竊。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强。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於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是以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於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以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乃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卷五第四）

## 博識

景公畋於梧邱。夜猶早。公姑坐睡。而瞢有五丈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

之命曰。五丈夫之邱。此其地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况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故曰。君子之爲善易矣。（卷六第二）

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柏常騫曰。君爲臺甚急。臺成。君以爲而不踊焉。公曰。然。有梟昔者鳴。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鴞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鴞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

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鶩之求。柏常鶩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鶩辭曰。爲君禳鴞而殺之。君謂鶩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鶩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鶩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鶩俯有閒。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汝薄斂。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卷六第四）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如何。曰。如

豆墮者何如。曰。如屨辨。二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人乎。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手溫之。發席傳薦。跪請撫瘍。公曰。其熱如何。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墮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卷七第六

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於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

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晏子默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卷七第二十一

景公爲大鐘。將懸之。晏子仲尼柏常騫三人朝。俱曰。鐘將毀。衝之果毀。公召三子者而問之。晏子對曰。鐘大不祀先君而以燕。非禮。是以曰鐘將毀。仲尼曰。鐘大而懸下。其氣下回而上薄。是以曰鐘將毀。柏常騫曰。今庚申雷日也。音莫勝於雷。是以曰鐘將毀也。卷十外篇第九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繆公乘龍舟而理天下。以黃布裹烝棗。至東海而捐其布。破黃布。故水赤。烝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詳問子何爲對

曰。嬰聞之。詳聞者。亦詳對之也。卷七外八第十三

景公謂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間。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漻漻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蟁睫。再乳再飛。而蟁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卷七外八第十四

滑稽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之。而問於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

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愛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卷一第二十五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供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爲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籍斂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無望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於百姓。而權輕於諸侯。而乃以爲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卷二第二十三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蹴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蹴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蹴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卷六第八）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

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卷六第九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焉。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卷七第十三

弭謗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賢則廢之。不避君所愛。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有納書者曰。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專。出言不諱於君前謂之易。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爲忠臣也。公以爲然。晏子入朝。公色不悅。故

晏子歸。備載。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事。辭而不爲臣。退而窮處東畊海濱。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惛亂。而家無積。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公恐。復召晏子。晏子至。公一歸七年之祿。而家無藏。晏子立諸侯忌其威。高國服其政。魯燕貢職。小國時朝。晏子沒而後衰。（卷七第二十二）

## 居喪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 遺命

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晏子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卷六第二十九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卷六第三十

## 遺愛

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於閭。公召睢休相而問曰。寡人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皆標長兵而立於衢閭。奈何。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以爲有。則仁人不存。請令于國。

言晏子之在也。公曰諾。以令於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君子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非一日之所爲也。所以見於前信於後者。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卷七外八第十五

景公游於菑。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駔驅之。而因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有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不加於寡人。而加於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卷七外八第十六

晏子死。景公操玉加於晏子而哭之。涕沾襟。章子諫曰。非禮也。公

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游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孰能然乎。吾失夫子則亡。何禮之有。免而哭。哀盡而去。卷七外八第十七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晏子沒後。不復聞不善之事。弦章對曰。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是也。公曰。善。吾不能諂人以言也。以魚五十乘賜弦章。章歸。魚車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昔者晏子辭黨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之。今諸臣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卷七外八第十八

# 跋

晏子相齊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名顯於諸侯綜厥生平言行往往於六經之義頗有合焉其晏子春秋一書見之史記傳贊由來舊矣昔人列之儒家謂爲文章可觀義禮可法非過論也顧乃傳世旣久篇卷第次古今不同譌脫復重莫從校正間有爲後人依託之詞不衷經術讀者病之茲節本取陽湖孫氏輯孔子集語之例區分篇目以類相從卽非舊觀取便省覽今日者異說紛紜汎濫而無所歸或者聞晏子之風駑馬鹿裘祿賜所入澤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非所謂河海潤于千里者耶誠如是雖未足仰企古聖人與世爲公之大而憤嫉之語暴亂之行庶幾乎熄矣恩

豐識

# 跋

香山蔡耀堂師。少時倜儻不羈。同治十三年赴美我國出洋留學之最早者遊美九年。所學粹然。歸國後。才日益斂。識日益閎。慨念世變之日亟也。穆然有志於黃老之治。所編老解老一書。蓋强仕以後。二十年精神。所萃而成者。近復究心諸子。嘗自顏所居曰心在斯文之室。超每入。輒見几席上丹黃滿紙。幾不可識別。左右前後羣籍錯雜。先生端坐其中。神與古會。理與心融。閑或疊小石模山範水以自娛。此樂眞令人彷彿置身桃源。不復知人世有漢魏也。一日以晏子春秋授超云。晏子之學。大體與老子相合。老子崇儉。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老子尙慈。晏子務行仁政。老子愛其身以寄託天下。晏子以一身繫

齊國安危者數十年。不讀老子。不知道之體。不讀晏子。不知道之用。惜其書傳世久遠。不無譌舛。後人復雜以譌託之辭。遂爲世所詬病。予耑爲我識別而類次之。竊維古人論荀卿書簡編爛脫。文理不通。至唐楊倞叅稽義蘊。移易篇第。以類相從。而後見重於世。以予弇陋。何敢妄希前哲。重違師意。勉鈔此編。凡五類三十有二目。先生以爲可存。將付剞劂。復取湖陽孫氏平江蘇氏諸本。親自校勘。識其異同。比其得失。一義之疑。一字之悞。必悉心審定。求其當而後已。且爲論以自表其著書之意。想見其憂時之切。愛世之深。若僅以風雅好學稱之。抑亦淺矣。高超謹識

1a

60 4/15